

繪畫裡的戰爭—馬克、馬松、鞏巴

王蓮曄

西方藝術史洪流中以「戰爭」為主題的創作不少，無論是敘事戰跡抑或歌功頌德、標舉凱旋的榮光，雖非主流但始終都存在著。這也意味著：在人類歷史中「戰爭」難以預測的發生著，無論是族群、內戰、冷戰或兩國之間的武裝軍事衝突。人人都恐懼戰事所帶來的害怕、災難與損失、戰火中生離死別相互殘殺，攻城掠地據為己有，人類歲月累積的文明被摧毀；無論其緣由為何，基於何種策略，眾所周知其後果必是場人類的浩劫、戰後重建，創傷症候群，生靈塗炭苦不堪言，但自古至今「戰爭」總難以避免。

本文將從不相同的年代、經歷與創作動機列舉三位藝術家，從作品追溯其歷程：一是犧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國捐軀的德國「藍騎士」(Die Brücke)代表藝術家馬克(Marc, Franz 1880-1916)；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劫後餘生自戰亂中殘廢、精神受創歸來，又歷經二次大戰的超現實主義(Le Surréalisme)代表藝術家馬松(Masson, André 1896-1987)；以及、生長於太平盛世藝術風起雲湧，崛起於八〇年代法國自由形象(La Figuration Libre)的創始藝術家鞏巴(Combas, Robert 1957-)的作品。欣

賞、感受他們畫筆下的戰爭與劫後餘生的自我療癒。

馬克

馬克是德國表現主義代表藝術家(圖一)，出生於慕尼黑，他的父親是位畫家同時也是他繪畫的啟蒙老師；家中次子，自幼本想追隨兄長研習神學，但在 1899 年改變了想法，而轉向效法父親的職業立志成為畫家，1901 年 5 月進入慕尼黑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München)接受學院正規傳統的藝術養成。



圖一：德國藝術家 馬克(Marc, Franz 1880-1916)攝於 1913。

1903 年馬克首次前往巴黎和布列塔尼，目睹印象主義畫家的作品很有感觸；1906 年前往希臘旅遊，翌年二度造訪巴黎，此趟關鍵性的藝術洗禮改變也建立了他的創作意向：深受現代藝術之父塞尚（Cézanne, Paul 1839 -1906）、後印象主義高更（Gauguin, Paul 1848-1903）、梵谷（Van Gogh, 1853-1890）作品中蘊含極大的能量與原創所感動，尤其是梵谷繪畫中所表現的生活日常更啟迪了馬克，為他此後的創作定錨：「現在我只畫極簡單的事物...其間唯有象徵性、傷感、以及大自然待發現的神祕。」¹。

兩次的藝術洗禮以及積極地參與德國前衛藝術的運動，使得馬克的畫風由近乎自然主義的描繪，轉向融簡潔形式於豐富色彩的詩意表現。曾是表現主義的重要成員，但在 1911 年馬克與康丁斯基（V. Kandinsky, 1866-1944）共同退出成立於 1909 年「慕尼黑新藝術家協會」，另組「藍騎士」（Der Blaue Reiter）藝術團體，隔年 5 月出刊《藍騎士》。同一年 10 月他再度赴巴黎並結識了奧菲主義（L'Orphisme）代表畫

家德洛內（Delaunay, Robert 1885-1941）、見識了未來主義（Le Futurisme）速度、動力表現的衝擊性，自此畫風逐漸蛻變趨向色彩繽紛、畫面分割、律動重力的純抽象風格。1914 年 8 月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戰線，1916 年 3 月 4 日不幸在法國東北部城市凡爾登（Verdun）捐軀，得年 36 歲。

馬克篤信動物無邪的精神層面遠遠超乎人類。而「馬」經常是其創作的主題，他意圖藉著創作瞭解馬是怎麼看世界的，並致力探討「自然是如何反映在動物的眼中...」，致使動物與自然常常成為其創作的主要研究對象，逐漸地近距離觀察動物使其發掘更多的真理而否定了人性。

自 1913 年馬克望眼立辨的畫風，蘊涵洋溢天真無邪夢想的寧靜與局勢動盪暴力衝突猶如啟示錄雙方對峙的矛盾創作，反映著藝術家似乎預感著戰爭即將爆發的對立表現。

在此分別列舉先後兩張作品「不幸的提洛邦土地」（圖二）以及「提洛邦」（圖三）相互



左起圖二：馬克 不幸的提洛邦土地(Tirol) 1913 年 油畫 131.5x200cm 所羅門·R·古根漢美術館 紐約 美國；圖三：馬克 提洛邦 1914 年 油畫 135.7 x 144.5cm 現代藝術美術館收藏 慕尼黑 德國。



左起圖四：馬克 交戰的形式(kämpfende Formen) 1914 年 油畫 91x131.5cm 巴伐利亞國家美術館收藏 慕尼黑 德國；圖五：法國畫家 馬松 (André Masson, 1896-1987)。

對照。「提洛邦」(Tirol) 鄰近慕尼黑位於奧地利共和國西部的一個州，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慘遭襲擊。戰爭的爆發力、城市在槍聲和炮彈下被摧毀與心理的害怕高下立判，原本有著美麗城堡，動物、飛鳥，寧靜生活的地方，轉瞬間整片天空佈滿強烈戰火攻擊屋舍瑟縮，使人感受到爆火的威力、人命如同草芥。

「交戰的形式」(圖四) 是一幅因世界大戰爆發，馬克被徵召入伍而未完成的作品。畫面 3/1、3/2 斜對角構圖以平衡，冷暖兩色系巨大螺旋形體的動力，洋溢著兩股正負、陰陽顫動的大氣，直接映入眼簾的是：光鮮黃橙與黝暗藍靛的色彩對比，螺旋弧形躍動形式的統一運用，不具任何可辨識形體的暗示，而純粹以繪畫元素，豐沛飽滿靈動的色彩，形塑相互的強勢進攻與馬克個人對戰爭的哲思與美感情緒的藝術意境，若不細究其創作背景與

動機，想像不到這是一幅描寫內心驚駭不安與戰爭衝擊的創作。

馬松

馬松法國畫家(圖五)，1896 年出生於泰蘭河畔巴拉尼(Balagny-sur-Thérain) 位於巴黎北方約 1 小時 25 分鐘的車程。8 歲時舉家遷居布魯塞爾，11 歲進入皇家藝術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學習素描。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目睹比利時象徵主義暨表現主義先驅畫家恩索(James Ensor, 1860-1949) 的作品之後，很幸運地在 1912 年得償宿願見到恩索本人帶來鼓舞與啟發。同年他前往巴黎進入國立高等藝術學院(l'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繼續研習，就此二十世紀超現實主義代表藝術家馬松啟航。

1914-18 馬松從軍第一次世界大戰，歷經殘酷的烽火戰爭令人遺憾的自戰亂中殘廢、精神受創，劫後餘生負傷歸來，生命衝擊如雪崩徬徨無助迷惘的他為了生計不得不提振精神。隔年他鼓足勇氣東山再起重拾畫筆、身兼數職並不定時發表作品，展現其無比堅韌的生命力持續創作，同時也展開其獨有的餘生自我療癒歷程。法國詩人布荷東（Breton, André 1896-1966）以「自發性的手有了雙翼」²來形容馬松。

1924 年馬松舉辦首次個展時接受了「超現實主義之父」布荷東的邀請加入超現實主義（Le Surréalisme）團體。此藝術團體繼 1923 年 DaDa 宣告解體，隔年布荷東提出宣言，聲稱這個組織的目的，在於直接傳達不受理性控制的夢境與潛意識心靈中的感受。秉持 DaDa 的精神，加入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Freud 1856-1936）的精神分析理論，藉想像力訴諸於文字、藝術、影像，將不可知與無法

認知的潛意識界表現在意識界，以能見世界的物件表達不可見的形上世界，表現非意識形態的心靈隱秘世界。一個視藝術為自發與潛意識的創作活動，成為國際性藝文活動，其風潮遍佈歐美、埃及與羅馬尼亞等國度，就此活躍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並影響著日後美國當代藝術的走向。

自 1924 年起馬松手中執筆隨內在心靈強大的律動，放開念頭以自發性的手法、或類似降神術中處在半意識狀態下創作的「自動運作論」（l'automatisme）。將歷經「戰爭」的記憶由潛意識形象或抽象意念轉換為可見形象，無關乎畫了些什麼而僅僅是純粹藉著快速的筆跡，形成線條自然流動的行徑開啟自動書寫的先河（圖六）。開創與挑戰了運筆、思想互動的速度，漸漸地 1926 年秋天馬松完成他第一批有著古老祭典淵源的「沙畫」（tableaux de sable），即興隨意地順著直覺將無意識呈現為意識內容與內心世界自動運作

方式，足以撫慰身心並發展出其個人



左起圖六：馬松 自動書寫 1924 年 墨汁、紙張 24x20cm 現代藝術美術館 紐約 美國；圖七：馬松 夏日樂趣 1934 年 油畫 91.7x73.2cm 露易絲 萊里斯夫人 (Mme Louise Leiris, 1981) 捐贈 國家現代藝術美術館收藏 龐畢度中心 巴黎 法國。

的獨創風格。在沙子上書寫自己的出生日期，可辨識或不可辨識的形象，放空意識或喚醒殘酷不勘的侵略如何使其殘廢痛徹心扉的遭遇，闡述有關欲望、恐懼、暴力、屠殺與瀕臨死亡的詩。漸漸地自覺這般的創作無趣就暫時離開超現實主義團體另闢蹊徑。

馬松通過「自動運作論」反覆由淺入深與靈界溝通的探索，轉化了一個專屬個人空洞人生內在空虛的自我，在紙上以投擲自然界的沙與膠水、線條連串或形體透視自身心靈內在，由殘破與混雜所組合內心世界景象油然而生，看來撲朔迷離甚或近乎恐怖、殘暴，更無法融入現實生活為人所理解共感的繪畫；但卻自足於其戰後精神內省創傷未可知心靈探索的歷程，無中生有的原創、自我心理治癒精粹提煉成其風格。享年 91 歲。

「夏日樂趣」（圖七）畫面洋溢著夏日微醺的陽光綠意，十分有趣的這是馬松第一幅以昆蟲薄翅螳螂（*Mante religieuse*）為主題的

繪畫。1929-37 年間他短暫的離開超現實主義團體，直至 1938 年歸隊共同舉辦「超現實主義：夢之詩」（*Surrealism: The Poetry of Dreams*）聯展。期間他在 1934-1936 年移居西班牙加泰隆尼亞托薩德馬爾（*Tossa de Mar*）沿海小漁村，一處離法國僅 100 公里有著悠久歷史，擁有美麗海岸線與沙灘的純樸漁村；持續畫畫並飼養薄翅螳螂，閒暇時馬松喜歡探索土地，埋首草叢間觀察昆蟲生態³，驚訝的發現螳螂共處亦有殘酷如人類戰爭彼此攻擊的現象被視為殘酷的象徵；甚至更殘忍地在交配後吃掉雄螳螂，為此，雌螳螂在昆蟲界素有「致命情人」的稱號。如此無意間的觀察心境喚起記憶，就此展開以螳螂為主題的系列繪畫。

生理學與哲學是馬松創作的兩個基本核心，他熟讀法國病理學與德國存在主義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900*）、現象學海德格（*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的理念，再



圖八與圖八細部：馬松 迷宮 1938 年 油畫 120x61cm 國家現代藝術美術館收藏 龐畢度中心 巴黎 法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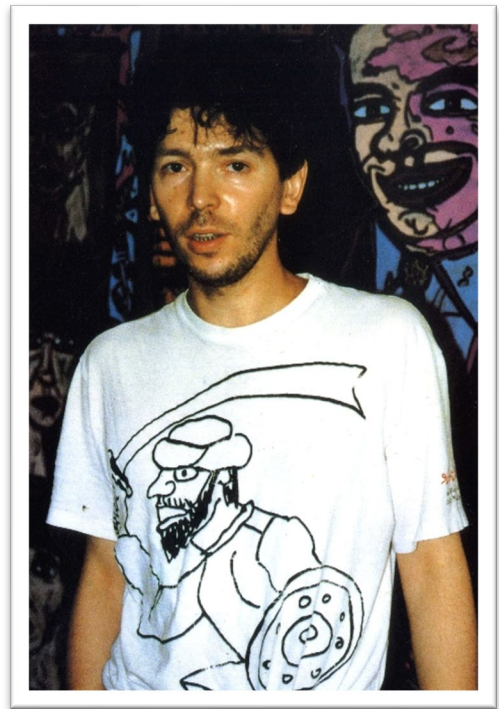
融入個人思想與生活體驗憑藉創作思索生命的生（存在）與死亡。若在欣賞畫作之餘，輔以閱讀尼采、海德格的書籍將更能心領神會。

「迷宮」(圖八)展於 1938 年「超現實主義：夢之詩」。一幅令人不敢直視毛骨悚然的繪畫卻深深吸引，並使觀賞者感到困惑，無論名稱或畫面皆令觀賞者好奇：藝術家想傳達什麼，以及怎樣的經歷會畫出的作品？卻揭示馬松本人超現實主義的第二階段，本著潛意識更深入面對親身經歷一次大戰的劫難，湧現烙印懼怕與身心靈絞痛如折翼的創傷。為明白生理結構與心理情緒之間的聯結，他研究解剖學、病理學、存在主義，過程中透過身體與意識上的認知對曾遭遇恐懼情境的自我洞察以釋放潛意識的重負。不拘人體表象的摹寫，而是幽微地闡述主觀心靈精神的對話；穿透人體在角落處描寫根深蒂固恐懼、危險的思維濾鏡，支離的體型以具體或象徵的圖像蘊藏身體各部位。這種心靈系統創作的原動力可以在種種心理過程中被壓抑、疏導、轉移乃至昇華⁴。在此展中馬松說：「夢無法滿足於補償自空洞而死亡的慾望，或可能在我們清醒時給予冰冷和抽象思維生命。⁵」

鞏巴

鞏巴法國畫家兼雕塑家（圖九），現年 68 歲，工作與居住在巴黎。他崛起於八〇年代自由形象的倡導藝術家。1957 年出生於法國東

南省份里昂（Lyon）家中次男，自幼喜愛繪畫 9 歲開始在蒙佩利爾（Montpellier）接受正規所謂文明的藝術學習，但多半時間他與無關乎文明教育的夥伴們消磨在地中海邊塞特（Sète）的街頭巷尾嬉戲，歡渡童年和青少年時光，影響其日後二元的創作風格：在全然自由的創作中，有學院式藝術技法與主題。直至 1977 年鞏巴經歷短短兩年的核心專業課程的養成，經由他所敬重任教「體積與雕塑」課程 Alkema 教授（professeure de volume et de sculpture）的協助取得繪畫與版畫的文憑，展開向多位藝術家學習，最終從兒童的隨興塗鴉中獲得靈感初創「自由形象」風格。1980 年前往巴黎工作、生活，同時展開了洋溢著純真、童稚、詼諧，令人自由想像的繪畫與雕塑。



圖九：法國畫家 鞏巴 (Combas, Robert 1957-)1989 年攝於巴黎 18 區 巴貝斯(Barbès)工作室。



圖十：鞏巴 前進孩子們 1984 年 壓克力、紙板 143x196cm 國家現代藝術美術館收藏 龐畢度中心 巴黎 法國。

Phalle, 1930-2002) 的作品，都是藝術親近人群生活化的典型。

鞏巴熱愛搖滾音樂 (le rock) 彈電吉他，很早就理解介於街頭搖滾與純藝術 (l'art) 之間的創作並無差異，而他更傾向選擇前者；其創作靈感

「自由形象」藝術創作的直率純真、童趣詼諧、淺顯易懂給人親近愉悅的感受，摒棄任何既定藝術專業認知的包袱。此類風格總是不間斷地偶現於藝術洪流之中，使得藝術能由專業的門檻跨出，挑戰熟悉的藝術形式的接近人群、喚起人人都擁有自由創作的「赤子之心」與生活結合並為大眾所喜愛，例如：眼鏡蛇畫派 (CoBrA 1948-1951)、杜布菲 (Dubuffet, Jean 1901-1985) 以及尼基 (Niki de Saint

源自於搖滾音樂家、坊間流行的影像、兒童書籍、學校的教材以及所有人都可以懂得的大眾文化；表現社會時事、暴力、性，人類的痛苦、悲憫、卑微與尊貴。以一種近乎抽象童趣的色彩、線條、圖像自由形式，嘲諷七〇年代強調理性的藝術，讓創作從傳統文明的束縛中被解放，通往原創全然新的道路，完全自由的創作。這是自由形象團體所共同追求的奇幻，亦稱為隨機藝術 (Art Randon)。



圖十之 1：「前進孩子們」有趣的細節。

「前進孩子們」(圖十)是鞏巴初到巴黎不久時早期的創作，細節處(圖十之1)多有趣味、動作逼真又引人莞爾，可細細看圖說故事，宛如親臨目睹一頁被放大的故事書敘述著重現一個戰爭場景：故事描寫可能參考希臘神話中牛頭人身怪獸米諾托之役與特洛伊戰爭。繪畫構圖以古老傳統三排連環畫，色彩鮮豔三原色紅、黃、藍襯以黑色為底：右方統帥頭戴似特洛伊戰爭的頭盔，身材高大魁梧手拉戰馬腳踏敵方人形駕車；左上方一士兵腳踏滑板應接部隊高舉法國國旗，中段牛頭人身騎兵首領騎著穿襯衫結領帶的馬，高舉刺刀；兩派人馬英勇無畏、刀鋒相向、武打攻擊。文獻圖說寫道：「希臘諸多戰役中的聖德尼戰役，飲著巴伐利亞啤酒的醉漢們與美國化的法國士兵相互鬥毆。又評：很多的創意與想像...」⁶

「自由形象」的創作題材與地點不拘：生活中的鐵捲門，天橋下的橋墩都有可能成為他們的畫布。例如：圖十一鞏巴即在藍色的床單上繪畫一場充滿血腥搏鬥，羅馬人與歐洲蠻族的戰役。

至於主題是虛構、某段的故事或那一個明確的戰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類面對生命的態度，隱喻好鬥與征服他人的心態，對法國自由形象的藝術家們而言，常藉由藝術傳達一種人性的關懷對戰爭

的反思與批評。鞏巴曾自我辯解：「人們常說我的繪畫荒謬、怪誕，但荒謬、怪誕的是你們。」⁷

僅滿足少數政權引爆喪失人性的殘酷戰爭，在當今世界是平的地球村對全人類都造成巨大的傷害與損失，永無勝算。即使，一時的戰火停息卻留下捐軀家屬或劫後餘生身心靈，長遠、難以撫平的創傷。為已逝者矗立氣勢宏偉的紀念碑、致哀悼的追思、緬懷的紀念日都不如戰爭、衝突不起，各自守好自己的家園。戰爭與和平是全人類永久的課題。

以上三位藝術家獨具特色針對戰爭主題的創作皆意味深長，際遇不同各自源於自身的創作動機以不相同的形式探討：戰爭給予個人情感或彼此之間人性的撕裂，內蘊哲思傳達面對生命無畏的尊重與態度。藝術上則



圖十一：鞏巴 藍色被單上的繪畫 1987 年 230x210cm 伊馮·朗伯(Yvon Lambe)收藏 巴黎。

認為「理性稟賦」(rational faculty)的過度發展，犧牲了人類來自本能或意志的自發性創造力。

值此之際加薩戰爭、俄烏戰爭、印巴衝突都仍持續著，全球雪上加霜地遭受美國總統川普(Trump, Donald John 1946-)對等關稅貿易戰演變成貨幣風暴；雖無煙硝炮火侵略，威力卻已造成全球金融動盪、國際經濟崩跌、傳統產業受挫、民生生活物價通膨，多年投資重挫，不確定的日子不好過但仍需善待自己。為緩解情緒，平衡經濟心理壓力，因應時代巨輪的變遷；除了暫時縮減個人開支、節約消費，不妨跨領域的接觸藝術，例如：音樂、繪畫、戲劇、閱讀、舞蹈、歌唱，舉凡以前不接觸的消遣或動態的放空心思走向戶外親近大自

然，陽光下活動吸收能量，舉起手機隨意取景隨處拍，看看鏡頭中的微觀世界；讓心情多一處緩衝的過度空間、轉換思慮慢慢理出頭緒放空或覓新生機。更可嘗新落實的執起筆隨意書寫或自由塗鴉，讓內心有所壓抑、不安的思緒呈現出來，提振精神；另闢有別以往的方式生活，安頓身心靜待時局轉機的好消息再想辦法，也可體驗藝術家藉著創作，絕處逢生的等待金融風暴過去新氣象。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法國巴黎國立高等藝術學院素描組結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退休)

註釋：

1. 「...Now I paint only the simplest things...Only in them are the symbolism, the pathos, and the mystery of nature to be found.」
2. 「la spontaneite d'une main qui s'aile.」
3. André Masson aime à « interroger la terre » : « Je me mettais la tête dans les herbes, je regardais ce qui se passait »。
4. 蔣韜譯。Robert H. Hopcke 著 (1997)。導讀榮格。台北市：立緒文化。pp.10-11.
5. 「The dream is not content to compensate desires dead from inanition, it may also give life to what is cold and abstract in our waking thought.」
6. 「La bataille des Grèces de Saint-Denis buveurs de bière de la Grèce de Bravière contre les soldats français de la France américanisée critique beaucoup d'invention et d'imanation quelques slips Kangourou cepantent peut mieux faire 7/10 (genre bebel)」此為文獻圖說原文，難在沒有標點符號與西方典故。
7. 「On a souvent qualifié ma peinture de grotesque, mais c'est notre monde qui est grotesque!」